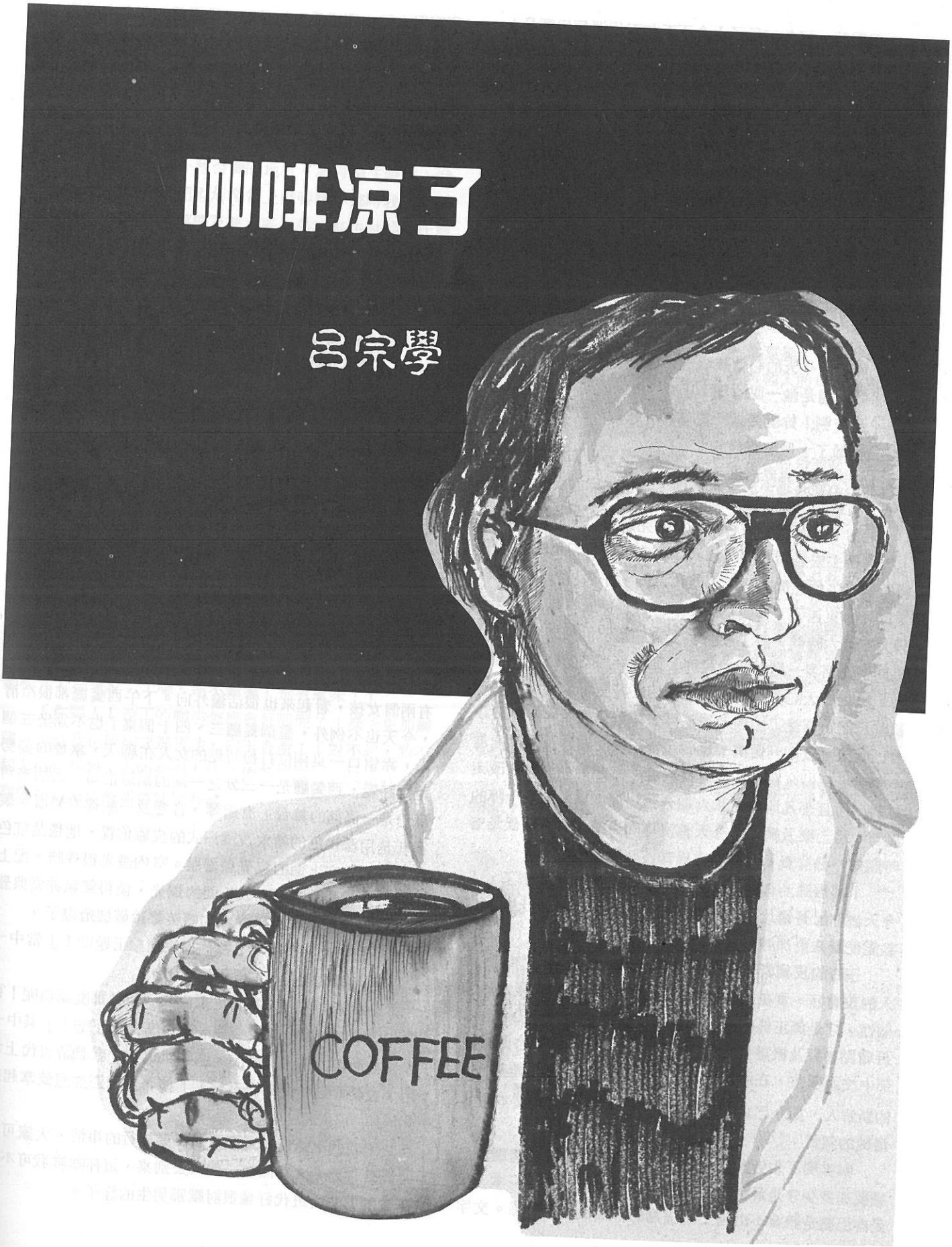
咖啡涼了

呂宗學



「邱醫師，好久不見了！今天下午不用巡病房嗎？」才剛坐下來，玉杏就很親切地過來打招呼。凱撒西餐廳的服務小姐中，就屬她最甜最靈巧。每回下午沒事時，總喜歡來這裡休息一下，順便看看她，心中也覺得舒暢不少。在充滿緊張、競爭及速度的上班族部落區內，有時溜進一間安靜優雅的咖啡廳內獨立沈思酌飲，效果好比進入莊嚴的教室內尋求寄託及找回自我。

「最近醫院是淡季，住院病人少；今天正好也沒排刀，所以下午就空出來了。」我邊用溫熱毛巾擦臉，邊回答她。

「邱醫師今天要喝藍山配山度士，還是哥倫比亞配摩卡？」

「妳看我今天的心情該喝那一種呢？」

「我看還是酸一點的吧！」

「玉杏啊！妳就是這一點厲害，我看妳改天可以去當心理分析師了，保證賺錢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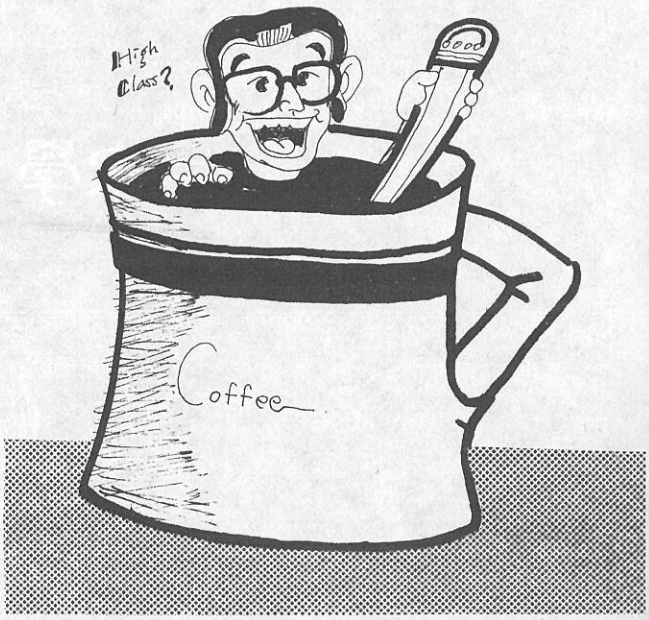
「到時還得靠邱醫師多多介紹患者呢！」玉杏撒嬌地回答，隨後回到櫃台去泡咖啡了。

通常下午我都在中心開刀，巡完病房後剛好吃個晚飯，接著再去宏杏看夜間門診。今天正好沒有刀可開，也樂得一個下午的悠閒，買了本時代週刊，好久沒再看醫學專業以外的東西了，想要用一下午好好看完這本雜誌。還記得大五大六時候，訂了三份英文雜誌及一份英文報紙，每星期至少翻譯一篇文章給報社，真懷疑那時怎麼那麼有衝勁，現在每天忙著門診開刀，能夠好好坐下來看份中文報紙就已經很享受了，從未奢望再去博覽羣書了。當初要求自己養成閱讀期刊習慣，也訓練自己英文寫作及閱讀速度，無非希望將來在學術界有些成就。沒想到今天竟然改走外科，而且平凡地待在私人綜合醫院裡；以前瘋狂一陣的豎笛、爵士樂及網球，今天都沒時間再摸了。那時候是有時間却沒錢投資，如今是有錢却沒時間投資。

「邱醫師，你在想什麼啊？」玉杏把咖啡端來了，「今天替你配哥倫比亞、摩卡、巴西，比率四比三比三，應該能使酸味更加強，試試看吧！慢慢品味喲！」

玉杏的皮膚實在白細，或許這是她吸引我的原因。女人的皮膚好，實在是一很大本錢。不過她聰明善體人意的個性，才是眞正抓住人心的魅力。漂亮女孩看多了，若不再帶點智慧及機靈，相處久了總會令人乏味。玉杏是夜間部中文系學生，在這工作也近三年了，當初還是羞赧木訥的新鮮人，如今已是應對自如的副領班了，可是又不失其清純的氣質。

咖啡喝了也近萬杯，只是到現在我還是弄不清糖及奶精要加多少才是最恰當。咖啡百科全書也看了不少本，只是自己總是體會不出書上所描寫的那種優雅濃馥感。文字所寫與自己主觀感受，總是有一段距離。印象中歐洲上流社會人仕喝咖啡的高雅姿態及談吐，總是淺淺沾酌，慢慢地品嘗。電影上演情侶在咖啡廳約會，一杯咖啡總是用湯匙搖上幾小時，涼了的咖啡還好喝嗎？每次看其他人在咖啡廳喝咖啡，好像也是差不多，眞不知他們是眞正享受喝咖啡，還是只要證明自己是某種形象的高級人仕。



這時進來了七個年輕人，看樣子好像是大學生，其中有兩個女孩，看起來也很活潑外向。下午西餐廳都很冷清，今天也不例外，整個餐廳三、四十個桌子也不過坐五個人，靠窗口一桌兩位打扮時髦的女人在聊天，拿煙的姿勢還蠻好看，西餐廳是一三分之一圓的扇形格局，扇柄夾角部份是一高起的舞台，有鋼琴、音響及一些伴奏樂器。裝潢都是用深褐色的檜木及歐洲式的皮雕佈置，地毯是紅色絨毛的，踏在上面的感覺很舒服。室內燈光很昏暗，配上白布紅色格桌巾的桌子及上面的燭光，使得氣氛非常典雅。不過現在却被那羣年輕人的嬉笑聲給破壞殆盡了。

「好了啦，別鬧了！我們趕快討論正題吧！」當中一位女生大聲地叫大家不要再搗蛋了。

「幹嘛嗎，又不是開正式會議，何必那麼認眞呢！再加上這裡氣氛這麼羅曼蒂克，好好享受一下吧！」其中一位比較油條的男生纏著說，還起哄道：「我們請班代上台用卡拉O K唱一首歌好不好！」接著自己還熱烈鼓掌起來。

「我們來這裡可是要討論畢業旅行的事情，大家可沒時間陪你磨菇，要鬧你一個人去別桌，這杯咖啡我可不打算請喲！」女班代好像很討厭那男生的樣子。

那男生馬上站起行舉手禮又猛鞠躬，嬉皮笑臉地向女班代說：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小的知罪，小的知罪，還望老佛爺赦罪。」說完了還眞來個清廷叩拜禮，全桌人都噗嗤地笑出來。

後來他們認眞開始討論畢業旅行的事情，我就聽不太清楚了，只偶爾聽到一些台灣的地名。記得學生時代，我們搞刊物的那羣死黨們也是常常上咖啡廳。那時我們最痛心醫學院校園內的冷漠感及無力感，每次都在討論用什麼方法能使校園鬧起一些風氣，希望能對醫界、教育界及社會的積弊能有所關懷及參予改革。刊物猛寫、演講及座談會猛辦、討論會猛談，結果好像都沒什麼改變。後來我們看開了，改變既有現象及體制太難了，能影響當然是最好，不能的話，退而求其次，訓練自己、充實自己、至少保持我們這羣人的熱情不滅，理想主義色彩不褪。那時著迷於六〇年代學生運動的「氣象人黨」，要改革的不是社會問題，而是社會本身。更羨慕「費邊學社」一羣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彼此思想的激盪，後來成爲世界有名的社會改革團體。每個星期大家碰面，每人報告一篇文章或書體的讀書心得，有時找作家，有時找些學者來討論。那時我們充滿信心，只要大家心不涼掉，我們這羣人在將來社會，或至少在醫界必能有所貢獻。

「邱醫師，你怎麼咖啡都沒喝呢？都不給人家捧場，今天這杯咖啡是我親自爲你調配的耶！」玉杏噘著小嘴唇，兩手叉在腰間，樣子眞惹人憐愛。我匆地一口把整杯咖啡喝光，接著說：「嗯，還不錯嘛！別有風味！」

「你騙人！涼了的咖啡怎麼會好喝呢？」樣子更加嬌嗔，於是我也學剛才那男生，向玉杏說：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！小的知罪，小的知罪！請老佛爺原諒。」只是我可沒辦法像他一樣來個清廷叩拜禮。

「赦你無罪！」她竟然佔起我的便宜了。

「邱大國手，邱大國手，好久不見了，我正有事要拜託你呢！」潘經理一進門看到我，就大聲嚷起來。他的馬屁功夫可是遠近馳名，而且話匣子一開，不知何時才停，我得趕快找個理由脫身了吧！

「邱醫師，眞不簡單，民生報頭版新聞還報導你將超音波用在開顱手術呢！我看了亂興奮地，還頻頻向人介紹你是我的朋友哩！」

「沒什麼，那是我在外科醫學會的報告，記者們小題大作啦！沒有那麼偉大，實在不好意思！」

「放眼醫界，誰不知道您邱大夫是我們施老最得意的弟子，指日未來神精外科盟主，非你莫屬了！」被他高帽亂戴，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憑這種人的口才，實在辯不過他，還是虛應一番好了。

「你不是說有事要拜託我嗎？」

「喲對了！正事都給忘了。我太太的弟媳婦上回去醫院檢查，說什麼腦中長了個小瘤，醫生勸她辦住院開刀。我一聽說，馬上叫她來找邱醫師，我知道你是這方面的權威！」

「那沒問題，我晚上在宏杏有門診，早上在中心有門診，看她那時候方便，來檢查一下吧！」，突然呼叫器嗶嗶作響，向潘經理道個歉，走走櫃台打電話回醫院。

「*MISS*許，我是邱大夫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剛才邱太太有打電話來醫院找你，要你回電話到家裡。」

「喲！謝謝妳！對了，三〇七病房那患者的情況如何？還有沒有大吵大鬧？」

「*IV*打過以後安靜多了，邱大夫還有沒有要交代的事呢？」



「如果他的情況還有變化，先請張大夫COVER一下，我可能不再回醫院了，SEE YOU TOMORROW，拜了！」接著又撥電話回家。

「麗雲嗎？剛才妳打到醫院找我嗎？」

「對了，你今晚回不回來吃晚飯？」

「大概不回去了，什麼事？」

「我一個高中同學叫張詩勤，今晚可能會去宏杏看門診，你可要對人親切一點喲！」

「我對誰不親切啊！」

「不跟你鬧了！」

「妳今天下午沒去補英文嗎？」

「老師去桃園機場送朋友，所以休課一天。」

「英文好好學嗯，下個月還得去報到呢！可別又像上回一樣鬧笑喲！」

「好了啦，別煩了！晚上早點回來喲，別又和林P去喝酒了。」

「遵命！」其實誰又喜歡去喝酒，誰叫他是主任，也由不得我啊。住院醫師那段時間，眞把胃給喝壞了。想想還要與潘經理磨菇，眞累人。他不但話多，個性還特別娘娘腔的，亂噁心一把的，不知道是不是GAY。

「喲，對不起潘經理，醫院出了一點事要我回去處理，沒辦法陪你繼續聊天了，眞抱歉！」

「那的話，您忙！下回我太太弟媳去看您時，還得請您多關照了。今天的咖啡我請客。」

出了凱撒，自己還眞不知要去那裡呢！離晚上看診時間還有三個半鐘頭，到那裂時間呢？走到車亭，看到雨刷上夾著一張廣告單，是藝術街的畫展。記得以前追一個師大美術系的女孩，也只有那段時間常常去看畫展及聽音樂會，想到這些就覺得自己好像愈來愈俗氣沒氣質了。難得偷個浮生半日閒，去看看吧！

車子沿著仁愛路開下去，突然看到左邊「健康家庭雜誌社」的招牌，那不是烏龜辦的雜誌嗎？每次看到那本雜誌，就想要去找他，可是一直拖到到今天都還沒機會。將車子停到路邊，走到對面大廈去。

「按鈴後請自行進入」，雜誌社的門口貼了一張紙。開了門看到裡面堆了好幾疊比人高的雜誌，雜誌社永遠是那麼雜亂，以前學校的刋物室也是差不多。我問一位小姐：「請問蘇醫師在嗎？」她指了另一方向。推開編輯室的門，一眼就看到烏龜在那裡埋首寫稿。他幾乎和學生時代樣子都沒變，蓬亂的頭髮，幾乎未刮的鬍子，沒穿內衣的緊身襯衫，光溜溜的脚板踏在桌下厚厚的稿紙上，桌上堆滿了書、雜誌、稿子及文具，當然也少不了特大號的煙灰缸及裡面塞滿滿的煙屁股。地上散布著揉成團的廢稿紙、



廣告單及煙屑，烏龜突然抬起頭來，停頓了三、四秒才說：「嘿！蘿蔔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，好像費了一些勁才從文思情境中回到現實世界。

「有沒有打擾你啊？」我用力地打他肩膀一下。

「坐啊，坐啊。」說著同時，烏龜好不容易從書堆中清出一張椅子給我。接著道：「蘿蔔啊！我上禮拜在民生報看到你的新聞耶！」

「烏龜別糗了，都是記者小題大作的，我那能和你這大作家比呢？你的文章才是常常上報呢！」

「我看你最近混得不錯嘛！施老頻頻把病人轉給你，我看你以後可是台灣神經外科界的第一把交椅了喲！」烏龜邊說邊遞煙過來。

「LUCKY，LUCKY，以後的事誰也不敢預料。怎麼樣，現在除了幾健康家庭外，又搞了那些名堂呢？你以前學生時代最不安份了，好像沒有一件事可讓你定下心去全力投資的。」

「有啊！我自己又辦了另一本雜誌叫「情理美智」，文章大部份是我寫的，偶爾大呆會幫忙寫一些。這本雜誌的對象是大專生，希望理工科學生能多有些人文素養及美的欣賞，也希望人文科學生也多有些科學常識及邏輯理性。欠人推銷，所以訂戶不多。」說到這裡，烏龜又深吸口煙，吐出來時，已非常淡了。

「你說的大呆，是不是我們學生時代參加編輯聯誼會認識的陳大德？」

「是啊！他台大心理系畢業後又繼續讀研究所，碩士拿到後再去柏克萊拿Ph。D.。」

「你一直都有和他聯絡嗎？」

「我是去年初參加一次座談會碰到的，剛好我們



兩人都是講員。他現在跑去師大當教育心理學的副教授，他說他對成人已徹底失望了，他要全心投入兒童的教育，兒童是最可塑造的時候。他現在也是兒童文學促進會的理事之一，而且在四個師專兼課。他說要教育好下一代，就要先教育好小學老師。到幾乎每個星期都會來找我，每次臨走前都會留下一句話：我已沒有理想了，不過我還有夢想。」

「哎喲！聽你這麼一說，我好像愈來愈俗氣了。」

「其實，好多時候自己也在懷疑自己的抉擇對不對，好好醫生不當，跑來寫文章當編輯，也不知道有沒有人看，都已三十六七八了喲！結果還一事無成。那像你，五子登科，至少對一羣病人有相當影響力。」

「唉！算了吧！病人及家屬在你面前是恭敬從命，背地裡又是閒言閒語秘方草藥的，眞氣人！」

「是啊！我最近也覺得健康家庭的訂戶大多是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，實在也沒達到醫學教育普及化的目的。我最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和電視台歌仔戲及布袋戲的編劇商量，也放入一些正確醫學知識觀念。」

「哈！我就知道你會想出這種怪招。」

「蘇醫師，陳主任及張醫師的文章我已修改過了，你再看一看吧！」烏龜把稿子接去後說。

「楊小姐謝謝妳，這位是中心醫院的邱紹德醫師。」

「久仰大名，上週才在民生報上看到您的新聞呢！」楊小姐邊說邊走到旁邊的櫃子接著說：「邱大夫要不要喝杯咖啡？」

我連忙說聲「謝謝！」

這時烏龜也將桌上五百ＣＣ杯子裝的半杯咖啡放入椅子後面的微波爐內。

「我剛才才在奇怪，你後面放個烤箱幹嘛。原來是要熱咖啡用的。」

「平常中午我也用來熱便當。」這時候楊小姐也把咖啡端過來，彼此寒暄一下，她又出去了。

「醫師寫的文章你們都要重新再修改嗎？」我指著那堆稿子問。

「是啊！有些醫師寫文章像是在寫教科書或論文，當然得改得大衆化一點。有時候醫師還會不高興呢，眞難侍候，自己文筆差還不承認，還自比權威呢！」

這時微波爐的按扭也跳起來，烏龜用抹布將那大杯咖啡拿出來放到一邊。我問道：

「你一向都用這麼大杯子喝咖啡嗎？」

「是啊！別人喝咖啡是嚐味道聞香味，我喝咖啡是要喝咖啡因的，不大杯怎麼夠？」才說完，他就一口氣把那杯咖啡灌下去。

「老天喲！那有人像你那樣牛飲咖啡啊。」

「耶！這有什麼好奇怪，咖啡最棒溫度只有一剎那，爲什麼不完全抓住每滴咖啡的最佳溫度，一口飲光，等會兒再慢慢回憶體會。」

烏龜這段話，使我想起學生時代他常愛講的一句話「趁可以愛的時候趕快愛」，烏龜就是這麼一個誠實率直，忠於自己的感情，親身去實行的人。記得一位牧師的一段

話影響他很深：要一個人奉獻一元，毫不考慮。要他奉獻一百元，沒問題。要他奉獻一千元，嗯……好吧！要他奉獻一萬元，這……恐怕……。

那時我們搞刊物的死黨中，有兩派看法，我是力主學生時代要量力而爲，好好保留潛能，等醫術及名堂達到相當水準權威時，再充分發揮，影響力才大。烏龜則是行動派，學生的理想及夢，只有隨年齡增加而漸打折扣，沒有愈來愈熱的。所以他極力主張學生時代在看到需要時，就要全心投入參與改善及關懷，使奉獻及付出成爲一種習慣一種個性，將來出社會才可能繼續。我到現在還不敢肯定那一種說法是正確的，但至少他是忠於他的說法，而且到現在還是切身實行。

「喂！蘿蔔啊！你在想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，我只是在想，當初如果我研究所考上了，走上學術教學路線，不知道現在會是什麼樣？」

「是啊，當初我們七個人，四個去考研究所，結果只有拖鞋及阿賢考上。阿賢生理研究所才讀了一年，家人及老婆的壓力太大，於是溜回台南省立醫院當住院醫師了。後來好像因爲他不肯收紅包，被同事排擠。他火大了，跑到鄉下開業去，聽說混得不錯喲！儼然土霸王一個，每次選舉，候選人都要拜託他幫忙，幾乎全村的人都找過他看病，醫師說的話，總是較有份量。」

「眞沒想到，學生時候他與佳娟那麼好，我們都以爲他會去接佳娟父親的綜合醫院，沒想到當兵的時候佳娟就嫁人了。對了，那拖鞋呢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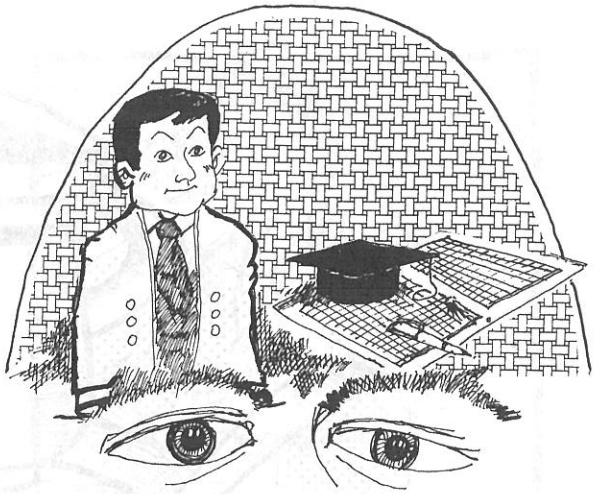
「他考上公衛研究所後，就向衛生處申請獎學金，畢業後他到宜蘭當衛生局長。結果一位縣議員家開煤氣行，拜託拖鞋命令全縣藥官藥局都要買他家煤氣，拖鞋覺得太荒唐，當然拒絕了。結果每次縣議會的衛生局經費預算，都被刪得低低的，拖鞋忍無可忍，辭職回台中開會去。上次同學會，他還特別從台中開BMW上來呢！」

「那阿昌呢？他研究所沒考上，當完兵後不是馬上出國唸$Dh.\ D_{\circ}$了麼？聽說有一陣子回來了是不是？」

「是啊！他家老早就全移民美國了，他大學七年都是一個人待在台灣過春節的。他到美國攻生化博士，然後再回去走婦產科的荷爾蒙，他大概是我們這一羣中最有成就的一位。去年他曾回學校客座一年，他大概放風聲想回台灣定居，咱們學校那幾個老古董亂怕位置及研究經費被阿昌搶走，所以猛挑擠他。阿昌作沒半年就回美國了。」

「我太久沒參加同學會了，大家變了這麼多我都不知道。」

「其實十年多來，大家從實習、當兵、住院醫師、開業或出國，住址都變化很大。全班大概只有我最固定了，畢業後也沒當兵就一直待在健康家庭到現在，所以大夥有什麼消息都會跟我聯絡。編雜誌要常常採訪醫院及醫師，所以內幕消息也聽得比較多。」這時楊小姐又敲門進來說：「對不起，打擾你們。蘇醫師，打字行的人正在外面等著拿稿，你社論寫完了沒？」



「啊！我怎麼忘了！」烏龜拍了自己的頭一下。

「眞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在趕稿呢！這樣好了，我先去看書展，你繼續忙。待會下班後，咱們一起去吃飯吧，好久沒和你喝一杯了！」難得能和老死黨聊得那麼痛快，心中眞是意猶未盡。

「恐怕沒辦法喲！今天雜誌交稿，明天不上班，晚上我就要開車載家人去溪頭住了，改天吧！」

「喲！想不到烏龜也當起好丈夫好爸爸了。好吧！下次再來一定要拼個你死我活。」我拿起放在椅背的西裝，正要出門，烏龜又叫了我一下：

「蘿蔔啊！你現在也是名醫了，替我們雜誌寫幾篇文章吧！」

「沒時間啦！再說已經十多年沒再動筆了，恐怕已不中用了。有空再說吧！」

「好吧！反正你的文章，我是一定照刊！對了，順便替我問候嫂夫人吧！」說完，烏龜又繼續埋首寫他的社論了。

站在電梯內，看鏡中的自己。肚子也凸了、頭髮也禿了，雙下巴也快出來了，好像有點名醫樣子了。其實自己當神經外科醫師，每星期看五六百個病人，開十多台刀，偶爾在扶輪社演個講，慈善捐款也少不了我，對這社會好像也有些貢獻嘛。涼咖啡都能再加熱，我爲什麼不能再動筆呢？趁可以愛的時候趕快愛，於是我又按了電梯的UP鈕，回去問烏龜該寫什麼題目好。